

零至一 —— 一張從愛荷華寄回家的明信片

文 劉偉成

話題是：生命、青春、反抗、愛、孤獨、流浪、苦難與死亡）。

抒情與敘事的問題。

抒情、敘事與思想的問題（詩歌思想不同於思辨式的思想）。

直覺與知識的問題。

知識與特殊知識的問題。

獨白與互文性的問題。

短詩與長詩的問題（總會被引申到簡潔行文與口若懸河的問題上）。

美文學與野蠻的文學創造的問題（有時被置換為高雅與粗鄙的問題）。

市場、消費與精神持守的問題。

城市與鄉村的問題（作為氣質，作為題材。鄉村問題中包括了農業文明與自然的問題；城市問題中包括了環保問題）。

現實主義與底層書寫的問題。

男性書寫和女性書寫的問題。

文明、普遍性與地方性的問題。

時代和永恆的問題（包括此地與遠方的問題、此刻與未來、過去的問題）。

個人與集體的問題（其中包括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的問題，以及記憶的標準化的問題。另外，集體又分大集體和社群集體）。

個人與非個人的問題。

我與時代的問題。

我與國家、體制、意識形態的問題。

政治與去政治化的問題。

政治正確與不正確的問題。

娛樂與挑戰道德底線的問題。

民間與官方的問題（換種說法：江湖與廟堂的問題）。

好詩和壞詩的問題。

有無詩歌標準的問題。

等等。

所有這些問題，到今天幾乎都沒有塵埃落定。

在不同的時刻和環境，有些問題會被特別拎出，有些問題則略顯黯淡，但時候一到或者條件成熟，那些黯淡的問題便會像疾病一樣重新發作，構成歷史的重複瞬間。儘管這些問題幾乎都沒有被消化，沒有被解決，但我們帶著這些問題，或者說被這些問題裹挾著滾滾向前，更形象地說，是屁滾尿流地滾滾向前。興奮，疲憊，魂不守舍，自我感動，有所發現，有時破口大罵，有時呆若木雞，有時默默無語，這些感覺和狀態每一位詩人都遇到過。我們被問題所塑造，我們被我們說話的物件所塑造——所謂說話的物件包括你、他、自己、影子、文學大人物、時代和歷史。我們有時自謙地說自己在「玩兒」，而我們又「玩兒」得過於認真，過於辛苦，我們有時甚至能感到自己被「玩兒」捆住了手腳。中國現當代詩歌寫作裏充滿了問題。甚至可以說中國現當代詩歌由問題構成。但正是由於這些問題的存在，我們的寫作才充滿了可能性。

我個人認為在當今世界上有四個地區的詩歌寫作充滿活力：拉美、北美、中東歐和中國。這種局面與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世界詩歌地圖略有不同。如果從語言的角度看，一般說來，中文、英文、西班牙文都是最活躍的詩歌語言——中東歐大多數語言屬於斯拉夫語族，但它們各自都是小語種。——這不是說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特別是一九七〇年代以來，其他語言沒有精彩的詩人和詩歌，我只是從大的方面作整體觀察得出這樣的判斷。

說到這裏，我要對中國現代詩歌的先行者們表達一下敬意。我們的寫作趣味和寫作觀念與他們有共同和不同之處，但沒有他們就沒有我們。

或許外界對當代中國詩歌的評價與我們對它的評價有所不同，但它在被塑造、被選擇的同時，的確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人們感受時代、表達自己、思考世界的方式。在這個意義上說，現代漢語詩歌不僅是現當代中國文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也是現當代中國文化史、社會史、政治史、思想史的一部分。■

到愛荷華參加國際作家工作坊可說是離家時間最長的一趟，於是答允你會每星期寄一張明信片回家。明信片似乎比和鴨子（WhatsApp）的片言隻語和罐頭表意符號多了點程序手感衍生的感。只是這項承諾一直推到最後一個月才實踐，原因不是太忙或甚麼，只因那裏售賣的明信片太醜，全是很罐頭的圖像，毫無地方特色，這樣寫明信片時也不知從何說起。於是勉強買了兩張，卻連寫的勁兒也沒有，最後我決定不如自己動手去做。手工再差，相信也比罐頭圖好，況且只要選對了畫面，在後面托上白卡紙，再裁成合適的尺寸，失敗機率應該很低。

一、Bread Garden 的蔬果

第一張手作，是旅遊手冊內的一張繪製得相當可愛的名勝地圖，尺寸剛好跟明信片相若，於是它成了我第一張手作明信片。我所住酒店就是最左邊愛荷華河旁邊那幢紅磚建築，而平常購物的那家 Bread Garden 不單是賣包，還有一個相當具規模的超級市場，裏面還有一部可以將花生現製成醬的機器，那是台灣作家的至愛。他有一次，特意買了一盒送我並推銷說醬很鮮味、順喉，有時他會不配包，直接用粗指頭挖來吃！（這真的在推銷嗎？一笑！）寫到這裏，大概已用光明信片的空間了，惟

有將未寫的衍生成這篇文章，不變的是還是以「你」為說話對象。那就繼續說故事了，Bread Garden 也有各式的水果、蔬菜售賣——三大條甜度相當高的粟米，才 1.5 美元，買一包回去足夠當兩餐的主糧了。另外，還有很大顆的乾棗子，買了一磅來當乘長途車的零食真是人見人愛之選。還有 1.5 公升裝但價錢是香港 1/3 的蘋果汁……這些農產品令我想起愛荷華城給農田包圍。那些農戶，因擔心輸入的農產品價格偏低影響本地作物銷情，所以這裏的農戶在總統大選時都把票投予主張貿易保護主義的特朗普，而處於中心的大學城的居民，口裏多是反對特朗普，無論孰真孰假，總之最後特朗普在此州分勝出。

記得主辦單位帶我們一群作家到農莊參觀，吃午餐時農民坦言矛盾，子女長大後，當然會進入城中心的大學就讀，覺得家就在外圍保護著，但子女畢業後都往外闖，都不願繼承農莊。我想起園子裏的蘋果多得任我來採摘，還有不少落在地裏爛，樹下的黑癭令猶掛樹上的都黯然滄桑起來，空氣中也瀰漫著果肉初露的酸味，氣質倒不及那在高速公路旁怦然而起的蘋果樹——每天仰著長貨車呼嘯的鼻息，未熟透的果實卻像顆小太陽一樣把午後的日光染成淡雅的金黃。這城就像一顆乾棗，外圍連同胸襟收縮、乾癟，內核卻堅挺而兩端銳成藏著針的蜂尾狀。

二、Hamburg Inn 的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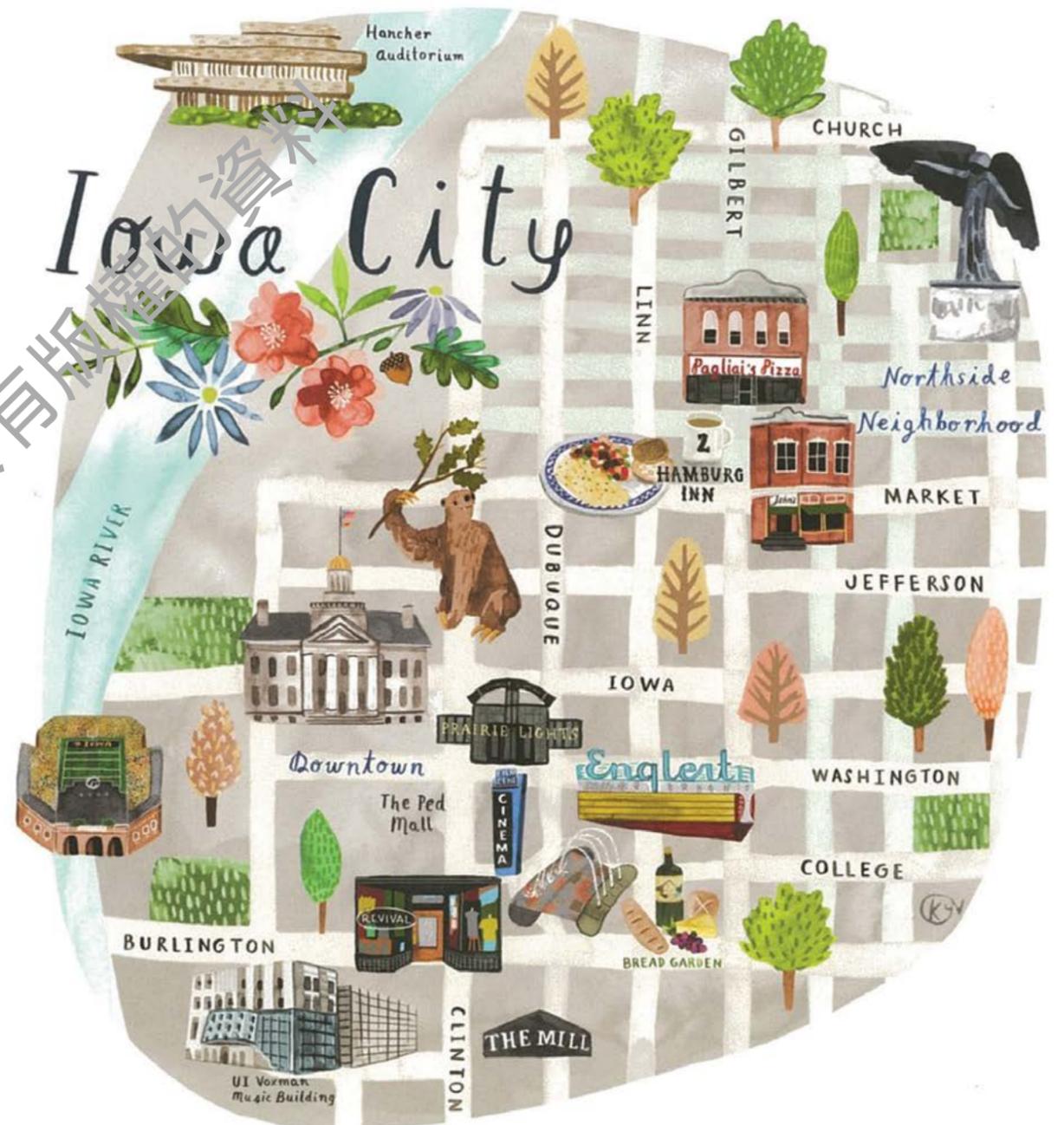
除了 Bread Garden 的按重量選購的自助午餐外，如果想吃經典的美國早餐，可以走五個街口到著名的 Hamburg Inn。這家在 Linn Street 上的舖是此品牌的 2 號店，在 1948 年開業至今，一直是這城市的主要歇腳點。這裏有各式雙蛋菜式，你可以吃到最傳統的「火腿蛋鬆餅」（Eggs Benedict），製法很簡單，就是在略略煎過的鬆餅和火腿上加水煮至半熟的荷包蛋，再淋上一層黏稠的吉列蛋黃醬，相當美味但也相當高熱量。這菜式有許多變體，名字隨配料不同而改變！如果以煙燻三文魚取代火腿則會變成「海明威蛋鬆餅」（Eggs Hemingway），至於此菜式是否小說家海明威的摯愛而得名便不得而知了。如果以五花腩煙肉（Streaky Bacon）代替火腿，再加香煎厚切蕃茄片稱為「黑石蛋鬆餅」（Eggs Blackstone）。點好了餐以後，不妨細看牆上掛著歷來不少來此州拉票，順道造訪此餐廳大打親民牌的歷任總統照片和簽名，包括共和黨的列根、民主黨的克林頓和奧巴馬。奇怪的是奧巴所屬政黨的前身，不少是支持奴隸制的分子，但在選舉時卻不斷消費共和黨的林肯。鬆餅上的兩隻半熟雞蛋就像共和、民主兩黨，捅破了流出的是一樣的肚腸，不慎濺到衣服上，便是一樣霸道難纏卻又假裝金黃如向日葵的污漬。

三、文學散步徑的「雋語碑」

在 Hamburg Inn 門外的就是一個書的銅塑，上面是某位作家的簡歷，打開的書頁上則是節錄自作家著作的警句。在愛荷華街頭有許多這樣的「雋語碑」，最初是刻在幾本疊起的書銅塑上，後來大概覺得這樣既花地方又呆板，所以改為刻在燈柱上，再進化出最漂亮的第三款，就是按節取雋語內容設計裝飾框，並鑲在路面。其中一個刻在燈柱上的是 Christopher Merrill 的句子。Chris 是愛荷華國際作家工作坊的總監，平常見他說話文，碰見人會很自

覺鬆開眉梢，擠出笑意。記得有作家跟我說覺得他有著行政人員的城府，我認為那大概是到過戰地後的遠慮神情。他的著作中，許多都寫到戰爭。印象中我曾在圖書館裏翻過一本他的戰爭著作名為《僅餘釘子——巴爾幹戰爭場景》（*Only the Nails Remain: Scenes from the Balkan Wars*）記錄自己 1992 至 1996 期間的見聞。單看書名，大概可猜到其主要信息是美國夷平了敵對勢力，只剩下偏執的釘子，釘子將以往爭出頭的力氣集中來挺起大恨的腰板，釘頭小得連詰問蒼天的口也容不下，只好將怨懟、詛咒輻射上天。這書在 1997 年出版，三年以後，在 2001 年那輻射上天的仇怨聚結至一定份量，竟從天而降去敲世貿那兩枚「出頭釘」。我相信 Chris 挑來刻在燈柱上的句子就是來自《僅》書：“I wanted to explore a place where literature is more than a decorative art.”（「我試圖發掘一處不以文學為藝術裝飾的地方。」）這令我想起魯迅棄醫從文的心志，不同的是那時魯迅是身處被侵略的國度和社會文化秩序均潰散的時代，但美國卻是，怎樣說呢——是略奪者？是隱性殖民者？文學不是裝飾，要像席勒和蔡元培所言，以美育代宗教嗎？只是當人傾向了尼采所云的酒神的狂醉，並因而自信在「上帝已死」的空虛中仍能將自己進化成「超人」，我們中間的釘子數量會是增加還是減少？

記得 Chris 在歡迎會上對作家說，愛荷華可能是少數會尊重詩人身分的城市。啊！詩人在別的地方真的會成為眼中釘？我腦中倏忽從戴厚英的《詩人之死》聯想開去，在愛荷華帶來巨大震驚的「詩人之死」，大概是國際作家工作坊的創辦人保羅·安格爾（Paul Eagle）的溘然辭世。他的警句裝置屬第三類，即直接鑲在路面的那款。那是一個呈波浪型的“Poetry”字樣，句子集中在“O”字上：“Poetry is boned with ideas, nerved and blooded with emotions, all held together by the delicate, tough skin of words.”（詩是以意念為骨架，以情感為血脈，最後以文字的肌膚整合成體。）保羅·安格爾曾在 1980 年跟妻子聶華苓到中國探訪，之後寫成了《中國印



象》(Image of China) 這本詩集。銅板那個包括了整個句子的“O”字令我想起他詩集中那首〈零〉(“Zero”)：

在中國，零是最狂野的數字
因它被加到這麼多的數目上
統計的人口，稻米的產量
豬口的總數，文化承傳的年歲
田跟田疊出的千千萬萬畝
所促成的婚姻，催生的孩子，無數噸的鋼
……

我們全部，孩子、男人、星星、女人、山羊
住著鳥的樹，在高與天齊的山中
都在它環臂的虛懷中打轉。

本來以為香港這個城市是在中國「零」字懷抱的邊兒上，還可以看到更開闊的東方日出，怎料卻是愈來愈給往裏甩，這個零的魔法愈來愈厲害，可把所有虛渺的願景一下子都變成可規劃的宏圖，無論是在「一帶一路」，還是「大灣區」，我們的城市是個比零字的中心懷抱更小的釘頭罷了。它像流沙一樣不斷往下陷，就像蕭紅筆下呼蘭河鎮村口的大泥坑，可以把一切產值都拖進去活埋。蕭紅說七嘴八舌、說三道四的人多的是，卻沒有一個人提議設法將它填平。我讀時還笑呼蘭河鎮的反智，現在我不是同樣沉默著嗎？大概知道即使喊破了喉嚨也沒有用，只能靜靜在陷落中拖緊你的手。

四、鬼屋書店的《少於一》

記得梁秉鈞在詩中描述過自己寫明信片因不夠空間而把文字寫入了畫面的街道。在這個城市，文字早已刻入了街道。踏著街道上的「雋言碑」，便彷彿感到句子會像「竊頭芒」一樣黏附著腳步，再伺機發芽。這裏鑲有最多雋語碑的街道該是“Linn”，發音就跟你的名字相近，沿此街可通往這城的兩家我常逛的書店。一家是“Prairie Light”就

是「草原之光」的意思，每逢星期日中午，國際作家工作坊都會在這裏舉行作家的朗誦會。書店共三層，地庫主打兒童書，朗誦會一般在上層舉行，這裏有咖啡店，不少作家在朗誦會後會在此流連，繼續話題。你囑我買回家，好壓在飯桌玻璃下的花草彩圖拉頁手冊，全都是在裏購買。其中一本專門介紹出現於莎士比亞詩中的植物，除了淡雅的手繪彩圖，還括引了相關的詩句，悅目又耐嚼。體例有點像那本以前我不時翻閱的《詩經植物圖鑑》，只是圖片都是黑白線圖，不及這本時尚新穎，只是較之莎翁詩句，我還是喜歡傳統的詩經句子。

另一家較遠的，名字跟「草原之光」的晴朗舒泰的氣息相反，叫「鬼屋書店」，可幸這家古老複式磚屋並不陰森恐怖，推門進去，甚至有種回到點著壁爐之家的暖意。甫進去，便見到兩隻幸福貓貓蹲在透窗的慵光中。黑白貓紳士在窗台的小書堆上耍酷，無論如何逗牠，還是擺出一臉雕像的高傲；至於淺棕色的貓球寶寶陷在軟枕上展示大饅頭的姿態——可飛快滾動卻又不動如山，好讓陽光依附長出茸軟的歲月。「草原之光」是賣新書的，而鬼屋則主要賣二手書。雖云舊書，但書都保養得很好，有許多跟新書差不多，卻是半價。我在這，買了有羅拔·勃萊(Robert Bly)親筆簽名的散文詩集和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的隨筆“*The Urban One*”(《少於一》)，集內領頭的便是同名的自況文章。文中多以“one”作主語，這可譯作「一個人」，或「一個民族」，而布羅茨基指尾巴於動物是重要的，因它有把持轉向的功能，人在進化過程中甩棄了尾巴，並以回憶來替代，發揮相同的功能。布指即使像他那樣流亡海外，又以英語代替俄語寫作，只要還保有回憶，那麼便知道自己往哪裏走。

朱自清1928年寫的那篇〈那裏走〉便很明確反映了那時代知識分子的掙扎，文中他承認自己是“Petty Bourgeoisie”(小資產階級)，而他承認自己身份不因其家財，而是看重自己的「才能資產」，而重點就在「小」這個前綴詞上——因無論說的是「財富資產」，還是「才能資產」，都只能盡力

在高牆的陰霾中尋找自己可擠進去生息的隙縫。朱自清在長文結尾中道：「我想找一件事，鑽了進去，消磨這一生。我終於在國學裏找著一個題目，開始像小兒的學步。這正是『死路』上走；但我樂意這麼走，也就沒有法子。」朱所謂的「死路」，就是「死心眼」將所有精力都耗在一樁事業上，務求可將之成就推到極致。事實上，有多少知識分子願意專注推動文化普及，又能竭力鞏固並革新傳統文化成「現代傳統」，正是一個社會量度「現代性」的一個準則。如此立願，我不知在心中許過多少遍，又是我總刻意撿拾失望的瑣屑，加以放大，以便自己可以為自己的怯畏和退縮找開脫的藉口。

五、墓園中的鹿

如果回憶可以當作平衡前進的尾巴，那麼即使我們未能完全還原多年來逐點逐滴丢失了或為了止痛而狠心割捨的自我，所謂「少於一」意味還未跌至「零」值，還未致於因中心虛空而膨脹懷抱，要將流經身邊的日與夜吞噬，將自己墜成黑洞。由於2017年是國際作家工作坊的50週年慶典，特別請了許多過去的訪問作家重臨，我們一班華語寫作者，有癌弦、畢飛宇、董啟章等一起去墓園祭祀保羅·安格爾，就是地圖右邊「黑天使」所標示的位置。他的墓碑是一塊厚碩的黑色雲石大圓碑，真的像極一個大黑洞，但寫在上面的墓誌銘卻是“*We cannot move the mountain, but we can make light.*”這句話彷彿在鼓勵我即使面對大黑洞，但依然有光芒可擺脫它的吸力。聶老師莫過慘了冰的威士忌後，對我們說我之後也會葬在這裏，畢飛宇機敏地應對：「這事不急！」我不禁想身後我們還會在黑洞中認出對方嗎？這墓園除了亡者，還有許多跳脫的鹿，如此近距離的對望，令我感受到布羅茨基所謂的「回憶的尾巴」開始拽動。

布羅茨基流亡以後，依靠在故鄉的回憶而保有「少於一」，但卻「大於零」的文化身份，對於我來說，那「零至一」的身分線索就是學寫繁體字時

比簡體字多了筆劃的數目：雖然不是親身經歷，但記得爸媽為躲避戰亂和文革而來到香港，當上了一家中西藥店的掌櫃。平常放學後，我會到店內做家課。記得櫃台上放著一個鹿茸頭蓋，它的雙眼緊合著，那時年紀小，也不覺得特別恐怖，反而覺得它是在凝神細聽甚麼，我就在它旁邊寫生字，每寫一陣子我便會看看它，彷彿它眼睛的弧線會因滿意而上翹如微笑的嘴角，甚至會突然睜開，露出水汪汪的眼珠兒。在它旁邊寫字，便覺得分外的平靜。它的形象就這樣烙在我的成為「零至一」之間的一節尾巴等待擺動。每當遇到文化大我的形象受到不肖國民污蔑時，我便會想起它的淡定。之後讀魯迅的小說〈藥〉，我便想起寂然躺在爸爸藥店中的它，我不禁將之跟小說中的革命烈士夏瑜疊合起來：

你眼窩的四周拉起一條條緊閉的皺褶
給冷眼旁觀的時間添抖顫的陰影
感謝你甘為無名的我而犧牲
抗日時，你為我死了一次
文革時，你代替我給鬥死了一次
六四時，你變成了我給輾死了一次
孤苦的日子，因你賜予的句號的圓亮
而變得迷人，內心的依戀
舉起悔疚的槍枝向自己

——〈中藥店的鹿茸頭蓋〉

在愛荷華朗讀了這首詩的環節，聽眾大概只因抗日、文革和六四事件而感受到面對苦難時的悵鬱，那麼他們只讀出「零點幾」的我。魯迅筆下的人血饅頭救不了積弱的華小栓，同樣李翰祥導演的《火燒圓明園》中有一幕是把鹿趕入欄陣中，最後在窮巷中給騎在兩壁上的侍衛捉住雙角，強硬鋸角放血。盛滿一碗猶帶熱的鹿角血，就送給咸豐帝補身。革命烈士的血，救不了黎民，也救不到皇座上老去的龍圖騰……這麼多年來，我是否還像魯迅一樣迷信只要中國文字中有血肉便可衍生出藥性？但藥性是否對準了症？即使幸運地都對上了，這麼多

回望香港歲月——再訪原甸先生

訪問、整理 沈舒

年了，那些病毒又是否已進化出頑強的抗藥性？當我在異國思考這連串隱喻時，陳安琪導演把車慢慢停下來，原來就在聶華苓老師的「安寓」前的斜坡路上有鹿在徘徊，安琪把車子停下來沒有響號，靜靜等鹿踱回路邊的樹叢。車頭燈令牠的眼睛微微發亮，我突然感到雷殛貫體，望著牠的眼睛，我彷彿看到童年的鹿茸頭蓋復活，真的張開了眼跟我對望，提醒我不要忘記寫中文字時的恬悅，以及魯迅「藥」的暗喻……畢肖普（Elizabeth Bishop）把檔路的巨大駝鹿（Moose）神格化，形容牠「高若教堂」但卻「平和如房舍」，不帶脅迫，而眼前匆匆一瞥的牠，於我，則是童年的伙伴，是為我開路的先鋒，回到酒店我雖累得很，還是急不及待寫下這首〈鹿〉：

啊！那頭蓋上的靈目
緊閉多年，終於再次睜開
風靜止，時間垂軟下來
原來戴著那鹿茸頭蓋的
一直是我，當牠悠然走進樹林
進入我滴溜出來的漆黑
時間重新流動，而我的珍惜
終於完成，我的筆劃如是，字母亦然

六、自然科學博物館的「行走之蛋」

我突然感到母題在體內快速成長，要我用一生去孕育，我成了一隻奇異鳥。在我們住的酒店旁邊有愛荷華的自然科學博物館，裏面有一隻奇異鳥標本，展品說明指蛋佔了鳥體積三分之一，是所有鳥類之冠，故此鳥又有「行走之蛋」的稱號。從解剖圖中可見那蛋反而像「零」的虛懷，不像是包括了民主、共和兩黨內的蛋黃，也不像是將外在東西都納入誇耀的黑洞。原來朱自清所謂的「小資產階級」的「小」，乃相當於奇異鳥的體積而言。那麼，「行走之蛋」所印下的深刻步履正是「那裏走」的啟示：

牠成了一枚獨立蒼茫的孕育
我成了回聲，以疊合的混淆

勉力擦掉恐懼，我要以筆尖作喙
敲開蛋殼，在天的純淨中
甘心為寂寞作遺書，卻始終
決定不了——大蛋的歸宿
——〈奇異鳥〉

哪裏可以不計較蛋裏的內，可以讓奇異鳥專注所有，孕育大蛋，哪裏便是歸宿，如果從小我到大我，就是由零至一的間距，如能讓這間距自由地佈滿不同的奇異鳥孕育的大蛋，哪裏便可產出最好的藥。

七、雙河的中秋

我住的酒店後方就是地圖中所標示的愛荷華河，就像我們的家後面是林村河一樣。之前我們每每在晚飯後挽手散步。林村河蜿蜒如一節回憶的尾巴在輕擺。細看眼前黝暗的河景才知原來林村河沿岸有著許多的閃光，有反復在不同地點劃起待修範圍的工程燈，有岸邊公屋走廊上壞掉不絕閃動的走廊光管，有那經過精心配置得像幽浮的夜光風箏，還有那可以打開後門放出小模型車的遙控貨車的輪廓閃燈線，還有泊在橋麓旁的船頭警號燈，我還打趣說如這裏會飄雪，直可媲美小樽的河景，你還笑我誇張。記得有一年見過蝙蝠不斷圍著一盞路燈飛，令燈光不絕眨動，之後也沒有見到這奇景，不知這些蝙蝠從何處來又往哪裏去……這些閃燈，就像從零到一的掙扎紀錄，全都是注滿了躊躇的奇異蛋。啊！差點忘記，還有那像椰殼一樣的回歸塔的螺旋燈線不絕在強調自己的存在。偶然林村河上有快艇劃過，在黏稠的污染河面留下一道白帶久久不散。現在站在這裏的橋頭只見一根浸得發白的漂木，不知從哪裏漂來，這是愛荷華常見的情景，聽說因這裏有海狸（beaver）之故。吖，如是中秋節林村河上還會有小孩不絕揮動掩映的螢光棒，我想今年肯提傳統蠟燭紙花燈的小孩更少了，定睛凝望一陣子，會發覺眼前的那根漂木竟然會像螢光棒一樣明亮起來……

寫於 2019 年 5 月 30 日 

原甸先生，原名林佑璋，1940 年出生，新加坡著名作家。1965 年原甸先生從大陸來港，為生活營營役役，曾停筆十年，1975 年從新發表作品，至 1984 年離港。居港期間，先後出版《原甸詩選》（1976）、《寫在中國的詩》（1976）、《詩的宣言》（1978）、《水流千里》（1978）、《新時代前夕》（1980）、《香港風景線》（1981）、《香港窗沿》（1983）、《銅鈹與絲竹》（合著，1983）、《掌聲集》（1984）共九種詩集，亦開始撰寫文學評論，出版了《香港星馬文藝》一書及完成了《馬華新詩史初稿：1920 至 1965》書稿，又主編大型詩刊《詩與評論》，並積極參與文學交流活動。本訪問稿經原甸先生審閱定稿。（沈舒按）

日期：2019 年 2 月 18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0 時至 12 時 15 分

地點：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地下 Hanis Cafe & Bakery

原：原甸先生 沈：沈舒

沈：謝謝原甸先生今天再次接受訪問，¹談談居港時期的文學工作。原甸先生 1965 年 12 月聖誕節隔日抵港，翌年 10 月 26 日完成長詩〈孕婦島的傳說〉的初稿，到 1975 年 5 月 10 日才有定稿。可否談談創作此長詩的緣起？後來有沒有在刊物上發表？

原：我剛到香港後的日子最艱難，生活最困乏，甚至朝不保夕。不過，我對文學有一股傻勁，不輕言放棄，始終想繼續創作。但寫甚麼呢？那時候，我對香港的了解仍然很片面，而且文革又快來了，於是我從馬來西亞的傳說中尋找靈感。後來，我在香港找到一本關於馬來西亞傳說的書籍，從中讀到孕婦島的傳說，很喜歡這個故事，便寫下這首長詩。我當時與友人謝紹榮合租深水埗九江街一間唐樓的閣仔，空間狹小而且黴爛。為了寫〈孕婦島的傳說〉，我找來一個蘋果紙箱作為書桌，在夏天炎熱的高溫下揮筆直書，全身大汗淋漓，辛苦之處不足為外人道。我曾經把〈孕婦島的傳說〉寄給《大公報》老總費弊民，希望透過左派陣營出版，藉此打開局面。可惜，我沒有收到他的回覆，於是再寫信給他，不過仍然沒有甚麼回應，我一怒之下寫信他。這首長詩最終沒有在刊物上

1 第一次訪問的內容見沈舒：〈生活與創作——訪問原甸〉，《文學評論》第 57 期（2018 年 12 月），頁 80-85。